

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定书目



大学生必读

DA XUE SHENG BI DU

家

巴金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定书目

大学生必读

DA XUE SHENG BI DU

家

巴金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家/巴金著. - 3 版.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4 重印
(大学生必读)

ISBN 7-02-003631-7

I. 家… II. 巴… III. 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8453 号

责任印制:李 博

家

Jia

巴金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92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625 插页 2

1953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81 年 9 月北京第 3 版

2002 年 4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01-15000

ISBN 7-02-003631-7/I·2773

定价 19.00 元

丛书出版说明

为了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文化素质,加强语言文学主干课教学,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经过反复酝酿和认真讨论,于2000年制订并通过了“高等学校中文系本科生专业阅读书目”,共100部,同时明确提出,各学校应把学生阅读作品情况,作为专业主干课成绩考核内容之一。2001年2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将书目通知全国各高校开始使用。在这批指定书目中,绝大多数图书都是我社出版的,为此,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大学生必读”丛书。入选图书均为古今中外具有代表性的文学著作,具有很强的经典性和学术性。同时由于丛书反映了不同时期的学术风尚和成就,其学术史意义同样不可低估。入选图书不仅是语言文学专业大学生从事专业学习和学术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书籍,同时也是其他专业大学生加强人文素养、丰富文化底蕴、促进专业学习的重要读物。可以说,这是一套面向新世纪所有大学生的高质量、高品位的素质教育读物,应当成为大学生们的藏书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年10月

《激流》总序

几年前我流着眼泪读完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①，曾经在扉页上写了一句话：“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悲剧”。

事实并不是这样。生活并不是悲剧。它是一场“搏斗”。我们生活来做什么？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有这生命？罗曼·罗兰的回答是“为的是来征服它”^②。我认为他说得不错。

我有了生命以来，在这个世界上虽然仅仅经历了二十几个寒暑，但是这短短的时期也并不是白白度过的。这期间我也曾看见了的东西，知道了不少的事情。我的周围是无边的黑暗，但是我并不孤独，并不绝望。我无论在什么地方总看见那股生活的激流在动荡，在创造它自己的道路，通过乱山碎石中间。

这激流永运动荡着，并不曾有一个时候停止过，而且它也不能够停止；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它。在它的途中，它也曾发射出种种的水花，这里面有爱，有恨，有欢乐，也有痛苦。这一切造成了一股奔腾的激流，具有排山之势，向着唯一的海流去。这唯一的海是什么，而且什么时候它才可以流到这海里，就没有人能够确定地知道了。

我跟所有其余的人一样，生活在这世界上，是为着来征服生活。我也曾参加在这个“搏斗”里面。我有我的爱，有我的恨，有

① 指 Louise Maude 的英译本。

② 见罗曼·罗兰(1866—1944)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剧本《爱与死的搏斗》。

我的欢乐,也有我的痛苦。但是我并没有失去我的信仰:对于生活的信仰。我的生活还会结束,我也不知道在前面还有什么东西等着我。然而我对于将来却也有一点概念。因为过去并不是一个沉默的哑子,它会告诉我们一些事情。

在这里我所要展开给读者看的乃是过去十多年生活的一幅图画。自然这里只有生活的一小部分,但我们已经可以看见那一股由爱与恨、欢乐与受苦所构成的生活的激流是如何地在动荡了。我不是一个说教者,我不能够明确地指出一条路来,但是读者自己可以在里面去找它。

有人说过,路本没有,因为走的人多了,便成了一条路。又有人说路是有的,正因为有了路才有许多人走。谁是谁非,我不想判断。我还年轻,我还要活下去,我还要征服生活。我知道生活的激流是不会停止的,且看它把我载到什么地方去!

巴 金 1931年4月。

目 录

《激流》总序 1

家 1

附 录

呈献给一个人(初版代序) 375

初版后记 379

五版题记 380

关于《家》(十版代序) 381

新版后记 395

重印后记 397

风刮得很紧，雪片像扯破了的棉絮一样在空中飞舞，没有目的地四处飘落。左右两边墙脚各有一条白色的路，好像给中间满是水泥的石板路镶了两道宽边。

街上有行人和两人抬的轿子。他们斗不过风雪，显出了畏缩的样子。雪片愈落愈多，白茫茫地布满在天空中，向四处落下，落在伞上，落在轿顶上，落在轿夫的笠上，落在行人的脸上。

风玩弄着伞，把它吹得向四面偏倒，有一两次甚至吹得它离开了行人的手。风在空中怒吼，声音凄厉，跟雪地上的脚步声混合在一起，成了一种古怪的音乐，这音乐刺痛行人的耳朵，好像在警告他们：风雪会长久地管治着世界，明媚的春天不会回来了。

已经到了傍晚，路旁的灯火还没有燃起来。街上的一切逐渐消失在灰暗的暮色里。路上尽是水和泥。空气寒冷。一个希望鼓舞着在僻静的街上走得很吃力的行人——那就是温暖、明亮的家。

“三弟，走快点，”说话的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一手拿伞，一手提着棉袍的下幅，还掉过头看后面，圆圆的脸冻得通红，鼻子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

在后面走的弟弟是一个有同样身材、穿同样服装的青年。他的年纪稍微轻一点，脸也瘦些，但是一双眼睛非常明亮。

“不要紧，就快到了。……二哥，今天练习的成绩算你最好，

英文说得自然，流利。你扮李医生，很不错。”他用热烈的语调说，马上加快了脚步，水泥又溅到他的裤脚上面。

“这没有什么，不过我的胆子大一点，”哥哥高觉民带笑地说，便停了脚步，让弟弟高觉慧走到他旁边。“你的胆子太小了，你扮‘黑狗’简直不像。你昨天不是把那几句话背得很熟吗？怎么上台去就背不出来了。要不是朱先生提醒你，恐怕你还背不完嘞！”哥哥温和地说着，没有一点责备的口气。

觉慧脸红了。他着急地说：“不晓得什么缘故，我一上讲台心就慌了。好像有好多人的眼光在看我，我恨不得把所有的话一字不遗漏地说出来……”一阵风把他手里的伞吹得旋转起来，他连忙闭上嘴，用力捏紧伞柄。这一阵风马上就过去了。路中间已经堆积了落下来未融化的雪，望过去，白皑皑的，上面留着重重叠叠的新旧脚迹，常常是一步踏在一步上面，新的掩盖了旧的。

“我恨不得把全篇的话一字不遗漏地背了出来，”觉慧把刚才中断了的话接着说下去；“可是一开口，什么话都忘掉了，连平日记得最熟的几句，这时候也记不起来。一定要等朱先生提一两个字，我才可以说下去。不晓得将来正式上演的时候是不是还是这样。要是那时候也是跟现在一样地说不出，那才丢脸嘞！”孩子似的天真的脸上现出了严肃的表情。脚步踏在雪地上，软软的，发出轻松的声音。

“三弟，你不要怕，”觉民安慰道，“再练习两三次，你就会记得很熟的。你只管放胆地去做。……老实说，朱先生把《宝岛》^①改编成剧本，就编得不好，演出来恐怕不会有什么好成绩。”

觉慧不作声了。他感激哥哥的友爱。他在想要怎样才能够

^① 《宝岛》是英国小说家斯蒂文生(1850—1894)的一本惊险小说。李医生和绰号“黑狗”的人都是小说中的人物。

把那一幕戏演得好，博得来宾和同学们的称赞，讨得哥哥的欢喜。他这样想着，过了好些时候，他觉得自己渐渐地进入了一个奇异的境界。忽然他眼前的一切全改变了。在前面就是那个称为“彭保大将”的旅馆，他的老朋友毕尔就住在那里。他，有着江湖气质的“黑狗”，在失去了两根手指、经历了许多变故以后，终于找到了毕尔的踪迹，他心里交织着复仇的欢喜和莫名的恐怖。他盘算着，怎样去见毕尔，对他说些什么话，又如何责备他背信背盟隐匿宝藏，失了江湖上的信义。这样想着，平时记熟了的剧本中的英语便自然地涌到脑子里来了。他醒悟似地欢叫起来：“二哥，我懂得了！”

觉民惊讶地看他一眼，问道：“什么事情？你这样高兴！”

“二哥，我现在才晓得演戏的奥妙了，”觉慧带着幼稚的得意的笑容说。“我想着，仿佛我自己就是‘黑狗’一样，于是话自然地流露了出来，并不要我费力思索。”

“对的，演戏正是要这样，”觉民微笑地说。“你既然明白了这一层，你一定会成功的。……现在雪很小了，把伞收起来罢。刮着这样的风，打伞很吃力。”他便抖落了伞上的雪，收了伞。觉慧也把伞收起了。两个人并排走着，伞架在肩上，身子靠得很近。

雪已经住了，风也渐渐地减轻了它的威势。墙头和屋顶上都积了很厚的雪，在灰暗的暮色里闪闪地发亮。几家灯烛辉煌的店铺夹杂在黑漆大门的公馆中间，点缀了这条寂寞的街道，在这寒冷的冬日的傍晚，多少散布了一点温暖与光明。

“三弟，你觉得冷吗？”觉民忽然关心地问。

“不，我很暖和，在路上谈着话，一点也不觉得冷。”

“那么，你为什么发抖？”

“因为我很激动。我激动的时候都是这样，我总是发抖，我的心跳得厉害。我想到演戏的事情，我就紧张。老实说，我很希望

成功。二哥，你不笑我幼稚吗？”觉慧说着，掉过头去望了觉民一眼。

“三弟，”觉民同情地对觉慧说。“不，一点也不。我也是这样。我也很希望成功。我们都是这样。所以在课堂上先生的称赞，即使是一句简单的话，不论哪一个听到也会高兴。”

“对，你说得不错，”弟弟的身子更接近了哥哥的，两个人一块儿向前走着，忘却了寒冷，忘却了风雪，忘却了夜。

“二哥，你真好，”觉慧望着觉民的脸，露出天真的微笑。觉民也掉过头看觉慧的发光的眼，微笑一下，然后慢慢地说：“你也好。”过后，他又向四周一望，知道就要到家了，便说：“三弟，快走，转弯就到家了。”

觉慧点了点头，于是两个人加速了脚步，一转眼就走入了一条更清静的街道。

街灯已经燃起来了，方形的玻璃罩子里，清油灯的光在寒风中显得更孤寂，灯柱的影子淡淡地躺在雪地上。街中寥寥的几个行人匆忙地走着，留了一些脚印在雪上，就默默地消失了。深深的脚迹疲倦地睡在那里，也不想动一动，直到新的脚来压在它们的身上，它们才发出一阵低微的叹声，被压碎成了奇怪的形状，于是在这一白无际的长街上，不再有清清楚楚的脚印了，在那里只有大的和小的黑洞。

有着黑漆大门的公馆静寂地并排立在寒风里。两个永远沉默的石狮子蹲在门口。门开着，好像一只怪兽的大口。里面是一个黑洞，这里面有什么东西，谁也望不见。每个公馆都经过了相当长的年代，或是更换了几个姓。每一个公馆都有它自己的秘密。大门上的黑漆脱落了，又涂上新的，虽然经过了这些改变，可是它们的秘密依旧不让外面的人知道。

走到了这条街的中段，在一所更大的公馆的门前，弟兄两个

站住了。他们把皮鞋在石阶上擦了几下，抖了抖身上的雪水，便提着伞大步走了进去。他们的脚步声很快地消失在黑洞里面。门前又恢复了先前的静寂。这所公馆和别的公馆一样，门口也有一对石狮子，屋檐下也挂着一对大的红纸灯笼，只是门前台阶下多一对长方形大石缸，门墙上挂着一副木对联，红漆底子上现出八个隶书黑字：“国恩家庆，人寿年丰。”两扇大门开在里面，门上各站了一位手执大刀顶天立地的彩色门神。

二

风止了，空气还是跟先前一样地冷。夜来了，它却没有带来黑暗。上面是灰色的天空，下面是堆着雪的石板地。一个大天井里铺满了雪。中间是一段垫高的方形石板的过道，过道两旁各放了几盆梅花，枝上积了雪。

觉民在前面走，刚刚走上左边厢房的一级石阶，正要跨过门槛进去，一个少女的声音在左上房窗下叫起来：“二少爷，三少爷，你们回来得正好。刚刚在吃饭。请你们快点去，里头还有客人。”说话的婢女鸣凤，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女，脑后垂着一根发辫，一件蓝布棉袄裹着她的苗条的身子。瓜子形的脸庞也还丰润，在她带笑说话的时候，脸颊上现出两个酒窝。她闪动着两只明亮的眼睛天真地看他们。觉慧在后面对她笑了一笑。

“好，我们放了伞就来，”觉民高声答道，并不看她一眼就大步跨进门槛去了。

“鸣凤，什么客？”觉慧也踏上了石阶站在门槛上问。

“姑太太和琴小姐。快点去罢，”她说了便转身向上房走去。

觉慧望着她的背影笑了一笑。他看见她的背影在上房门里消失了，才走进自己的房间。觉民正从房里走出来，便说：“你在跟鸣凤说些什么？快点去吃饭，再晏点恐怕饭都吃完了。”觉民说毕就往外面走。

“好，我就这样跟你去罢，好在衣服还没有打湿，不必换它了，”觉慧回答道，他就把伞丢在地板上，马上走了出来。

“你总是这样不爱收拾，屡次说你，你总不听。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觉民抱怨道，但是他的脸上还带着笑容。他又回转身走进房去拾起了伞，把它张开，小心地放在地板上。

“这又有什么办法呢？”觉慧在门口看着他做这一切，带笑地说，“我的性情永远是这样。可笑你催我快，结果反而是你耽搁时间。”

“你总是嘴硬，我说不过你！”觉民笑了笑，就往前走了。

觉慧依旧带笑地跟着他的哥哥走。他的脑海里现出来一个少女的影子，但是马上又消失了，因为他走进了上房，在他的眼前又换了新的景象。

围着一张方桌坐了六个人，上面坐着他的继母周氏和姑母张太太，左边坐着张家的琴表姐和嫂嫂李瑞珏，下面坐着大哥觉新和妹妹淑华，右边的两个位子空着。他和觉民向姑母行了礼，又招呼了琴，便在那两个空位子上坐下。女佣张嫂连忙盛了两碗饭来。

“你们今天怎么回来得这样晏？要不是姑妈来玩，我们早吃过饭了，”周氏端着碗温和地说。

“今天下午朱先生教我们练习演戏，所以到这个时候才回来，”觉民答道。

“刚才还下大雪，外面想必很冷，你们坐轿子回来的吗？”张太太半关心、半客气地问道。

“不，我们走路回来的，我们从来不坐轿子！”觉慧听见说坐轿子，就着急地说。

“三弟素来害怕人说他坐轿子，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觉新笑着解释道；众人都笑了。

“外面并不太冷。风已经住了。我们一路上谈着话，倒也很舒服，”觉民客气地回答姑母的问候话。

“二表哥，你们刚才说演戏，就是预备开游艺会的时候演的吗？你们学堂里的游艺会什么时候开？”琴向觉民问道。琴和觉民同年，只是比他小几个月，所以叫他做表哥。琴是小名。她的姓名是张蕴华。在高家人们都喜欢叫她做“琴”。她是高家的亲戚里面最美丽、最活泼的姑娘，现在是省立一女师三年级的走读生。

“大概在明年春天，下学期开始的时候。这学期就只有一个多礼拜的课了。琴妹，你们学堂什么时候放假？”觉民问道。

“我们学堂上个礼拜就放假了。说是经费缺少，所以早点放学，”琴回答道，她已经放下了饭碗。

“现在教育经费都被挪去充作军费用掉了。每个学堂都是一样地穷。不过我们学堂不同一点，因为我们校长跟外国教员订了约，不管上课不上课，总是照约付薪水，多上几天课倒便宜些。……据说校长跟督军有点关系，所以拿钱要方便一点，”觉民解释说。他也放下了碗筷，鸣凤便绞了一张脸帕给他送过来。

“这倒好，只要有书读，别的且不管，”觉新在旁边插嘴道。

“我忘了，他们进的是什么学堂？”张太太忽然这样地问琴。

“妈的记性真不好，”琴带笑答道，“他们进的是外国语专门学校。我早就告诉过妈了。”

“你说得不错。我现在老了，记性坏了，今天打牌有一次连和也忘记了，”张太太带笑地说。

这时大家都已放下了碗，脸也揩过了。周氏便对张太太说：“大妹，还是到我屋里去坐罢，”于是推开椅子站起来。众人也一齐站起，向旁边那间屋子走去。

琴走在后面，觉民走到她的旁边低声对她说：“琴妹，我们学堂明年暑假要招收女生。”

她惊喜地回过头，脸上充满光辉，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发光

地盯着他的脸，好像得到了一个大喜讯似的。

“真的？”她问道，还带了一点不相信的样子。她疑心他在跟她开玩笑。

“当然是真的。你看我什么时候说过谎话？”觉民正经地说，又回头看一眼站在旁边的觉慧，加了一句：“你不相信，可以问三弟。”

“我并没有说不相信你，不过这个好消息来得太突然了，”琴兴奋地含笑说。

“事情倒是有的，不过能不能实行还是问题，”觉慧在旁边接口说。“我们四川社会里卫道的人太多了。他们的势力还很大。他们一定会反对。男女同校，他们一辈子连做梦都不曾梦到！”他说着，现出愤慨的样子。

“这也没有多大的关系！只要我们校长下了决心就行了，”觉民说，“我们校长说过，假使没有女学生报名投考，他就叫他的太太第一个报名。”

“不，我第一个去报名！”琴好像被一个伟大的理想鼓舞着，她热烈地说。

“琴儿，你为什么不进来？你们站在门口说些什么？”张太太在里面唤道。

“你去对姑妈说，你到我们屋里去耍，我把这件事情详细告诉你，”觉民小声怂恿琴道。

琴默默地点一下头，就向着她的母亲那边走去，在母亲的耳边说了两三句话，张太太笑了一笑说道：“好，可是不要耽搁久了。”琴点点头，向着觉民弟兄走来，又和他们一路走出了上房。她刚走出门，便听见麻将牌在桌子上磨擦的声音。她知道她的母亲至少还要打四圈麻将。

三

“我们这学期读完了《宝岛》，下学期就要读托尔斯泰的《复活》，”觉民对琴说，他的脸上现出得意的微笑，他们已经走出上房，刚下了石阶，向着他们的房间走去。“下学期我们国文教员要改聘吴又陵，就是那个在《新青年》上面发表《吃人的礼教》的文章的。”

“吴又陵，我知道，就是那个‘只手打孔家店’的人。你们真幸福！”琴兴奋地、羡慕地说。“我们国文教员总是前清的举人秀才，读的书总是《古文观止》一类。说到英文，读了这几年还是在读一本《谦伯氏英文读本》。总是那些老古董！……我巴不得你们的学堂马上开放女禁。”

“《谦伯氏英文读本》也是好的，中国不是已经有译本吗？听说叫做什么《诗人解颐语》，还出于林琴南的手笔，”觉慧在后面嘲笑道。

琴回过头看他一眼，抱怨道：“三表弟，你总爱开玩笑，人家在说正经话！”

“好，我不再开口了，”觉慧笑答道，“让你们两个去说罢，”他故意放慢脚步，让觉民和琴走进了房间，他自己却站在门槛上。

堂屋里灯光昏暗。左右两面的上房以及对面的厢房里电灯燃得通亮，牌声从左面上房里送出来。四处都有人声。天井被雪装饰得那么美丽，那么纯洁。觉慧昂着头东西张望，心里异常轻快。他想大叫，又想大笑几声。他挥动手臂，表示他周围有广阔